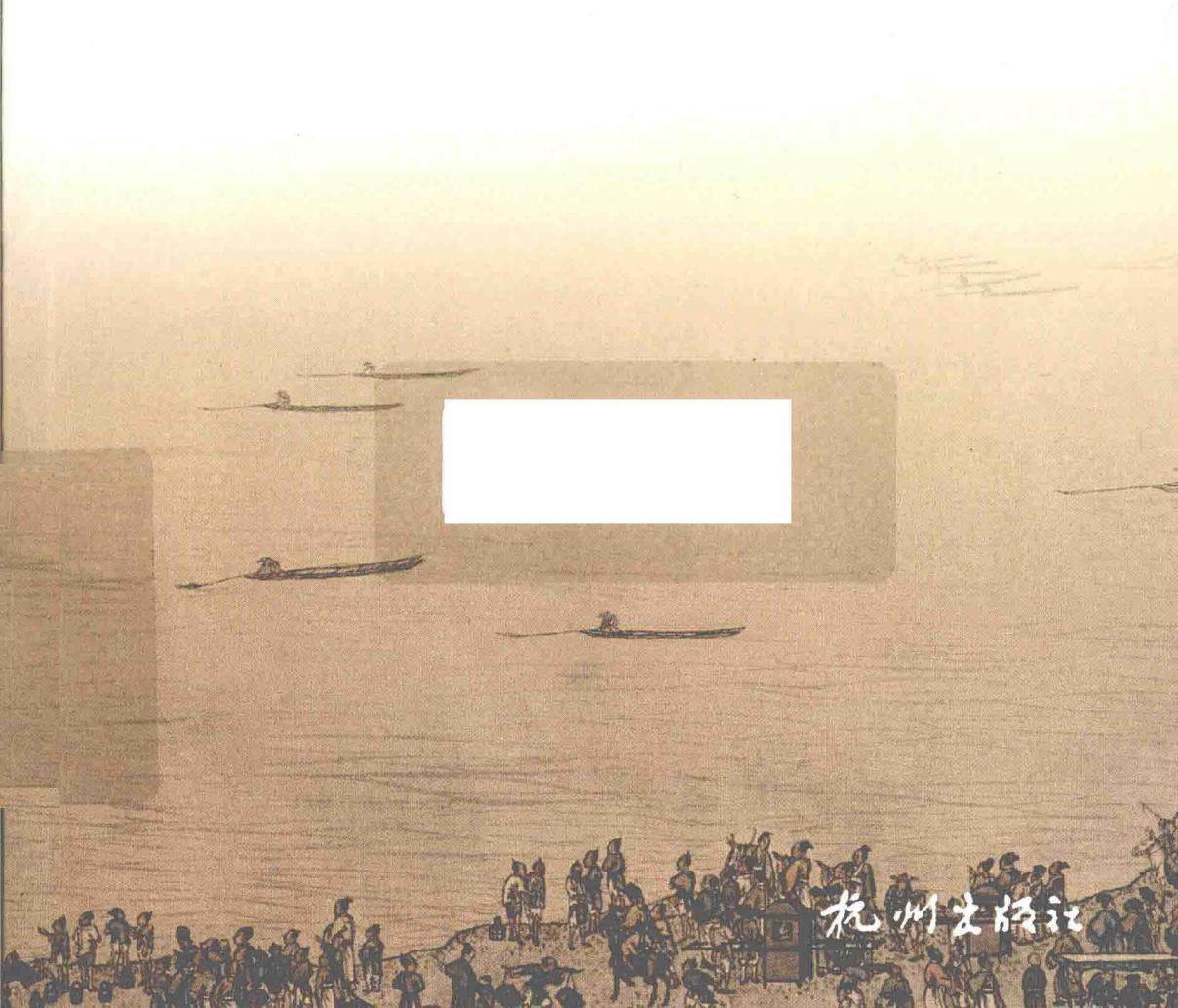


杭州全书 · 钱塘江丛书

王国平 总主编

钱江潮与弄潮儿

李志庭 张勤 著



杭州出版社

王国平 总主编

钱江潮与弄潮儿

李志庭 张勤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钱江潮与弄潮儿 / 李志庭, 张勤著.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15.3

(钱塘江丛书)

ISBN 978-7-5565-0089-5

I . ①钱… II . ①李… ②张… III . 钱塘江—涌潮
—研究 ②钱塘江—水上运动—研究 IV . ①P731.23
②G8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03250号

钱江潮与弄潮儿

李志庭 张 勤/著

责任编辑 钱登科 周海鸣
美术编辑 马圣燕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杭州西湖文化广场32号6楼)
电话: 0571-87997719 邮编: 310014
排 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星晨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字 数 280千
印 张 14.875
插 页 5
版印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5-0089-5
定 价 54.00元

杭州全书总序

城市是有生命的。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成长史，有自己的个性和记忆。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不计其数的城市，大大小小，各具姿态。其中许多名城极一时之辉煌，但随着世易时移，渐入衰微，不复当年雄姿；有的甚至早已结束生命，只留下一片废墟供人凭吊。但有些名城，长盛不衰，有如千年古树，在古老的根系与树干上，生长的是一轮又一轮茂盛的枝叶和花果，绽放着恒久的美丽。杭州，无疑就是这样一座保持着恒久美丽的文化名城。

这是一座古老而常新的城市。杭州有8000年文明史、5000年建城史。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杭州文化始终延绵不绝，光芒四射。8000年前，跨湖桥人凭着一叶小木舟、一双勤劳手，创造了辉煌的“跨湖桥文化”，浙江文明史因此上推了1000年；5000年前，良渚人在“美丽洲”繁衍生息，耕耘治玉，修建了“中华第一城”，创造了灿烂的“良渚文化”，被誉为“东方文明的曙光”。而隋开皇年间置杭州、依凤凰山建造州城，为杭州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此后，从唐代“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东南名郡，吴越国时期“富庶盛于东南”的国都，北宋时即被誉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东南第一州”，南宋时全国的政治、经济、科教、文化中心，元代马可·波罗眼中的“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明代产品“备极精工”的全国纺织业中心，清代接待康熙、乾隆几度“南巡”的旅游胜地、人文渊薮，民国

时期文化名人的集中诞生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湖山新貌，尤其是近年来为世人称羡不已的“最具幸福感城市”——杭州，不管在哪个历史阶段，都让世人感受到她的分量和魅力。

这是一座勾留人心的风景之城。“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天下景”，“壮观天下无”的钱江潮，“至今千里赖通波”的京杭大运河（杭州段），蕴涵着“梵、隐、俗、闲、野”的西溪烟水，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美不胜收，令人惊艳。今天的杭州，西湖成功申遗，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东方休闲之都、国际花园城市等一顶顶“桂冠”相继获得，杭州正成为世人向往之“人间天堂”、“品质之城”。

这是一座积淀深厚的人文之城。8000年来，杭州“代有才人出”，文化名人灿若繁星，让每一段杭州历史都不缺少光华，而且辉映了整个华夏文明的星空；星罗棋布的文物古迹，为杭州文化添彩，也为中华文明增重。今天的杭州，文化春风扑面而来，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相得益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齐头并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完美融合，杭州不仅是“投资者的天堂”，更是“文化人的天堂”。

杭州，有太多的故事值得叙说，有太多的人物值得追忆，有太多的思考需要沉淀，有太多的梦想需要延续。面对这样一座历史悠久弥新的城市，我们有传承文化基因、保护文化遗产、弘扬人文精神、探索发展路径的责任。今天，我们组织开展杭州学研究，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杭州学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杭州传统文化和本土特色的综合学科，包括西湖学、西溪学、运河（河道）学、钱塘江学、良渚学、湘湖（白马湖）学等重点分支学科。开展杭州学研究必须坚持“八个结合”：一是坚持规划、建设、管理、经营、研究相结合，研究先行；二是坚持理事会、研究院、研究会、博物馆、出版社、全书、专业相结合，形成“1+6”的研究框架；三是坚持城市学、杭州学、西湖学、西溪学、运河（河

道）学、钱塘江学、良渚学、湘湖（白马湖）学相结合，形成“1+1+6”的研究格局；四是坚持全书、丛书、文献集成、研究报告、通史、辞典相结合，形成“1+5”的研究体系；五是坚持党政、企业、专家、媒体、市民相结合，形成“五位一体”的研究主体；六是坚持打好杭州牌、浙江牌、中华牌、国际牌相结合，形成“四牌共打”的运作方式；七是坚持权威性、学术性、普及性相结合，形成“专家叫好、百姓叫座”的研究效果；八是坚持有章办事、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房办事相结合，形成良好的研究保障体系。

《杭州全书》是杭州学研究成果的载体，包括丛书、文献集成、研究报告、通史、辞典五大组成部分，定位各有侧重：丛书定位为通俗读物，突出“俗”字，做到有特色、有卖点、有市场；文献集成定位为史料集，突出“全”字，做到应收尽收；研究报告定位为论文集，突出“专”字，围绕重大工程实施、通史编纂、世界遗产申报等收集相关论文；通史定位为史书，突出“信”字，体现系统性、学术性、规律性、权威性；辞典定位为工具书，突出“简”字，做到简明扼要、准确权威、便于查询。我们希望通过编纂出版《杭州全书》，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杭州的前世今生，发挥其“存史、释义、资政、育人”作用；希望人们能从《杭州全书》中各取所需，追寻、印证、借鉴、取资，让杭州不仅拥有辉煌的过去、璀璨的今天，还将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是为序。

王国民

2012年10月

钱塘江全书序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钱塘江古名浙江，亦名渐江或之江，她既是浙江的母亲河，也是我国东南沿海一条独特的河流。钱塘江干流从西向东贯穿皖南和浙北，汇入东海，与金华江、曹娥江、乌溪江、分水江、浦阳江等十余条主要支流，将众多的“明珠”——雄伟奇特的黄山、千岛罗列的千岛湖、“东南锁钥”的仙霞岭、万木参天的天目山、秀比天堂的西湖、著名古都杭州一一串缀起来，形成了一道秀美壮观的风景线。

钱塘江是我国最具有魅力的江河之一，她哺育着流域人民创造了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钱塘江功不可没。早在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建德人”就已生活在寿昌江畔；新石器时期，有距今12000—8000年的“上山人”，及距今约8000—7000年的“跨湖桥人”，分别在江畔创造了“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古越人凭借钱塘江，创造了“越文化”，考古发掘证实古代的河口滨海地带是越文化发源地；在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距今约7000年前已有人工种植的水稻，距今五六千年前已有了水井，说明那时已有灌溉农业和生活供水设施；“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和发现也都证明，钱塘江流域和杭州湾两岸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

钱塘江流域治水历史悠久，流域人民为治理开发钱塘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治水故事，留下了极其丰厚的

历史文化遗产。钱塘江流域名人辈出、群星璀璨的人文画卷，与秀美壮观的天然山水画卷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交相辉映。

我国自古重农，举凡“水利灌溉、河防疏浚”，历代无不列为首要工作。生活在钱塘江流域的先民们亦着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和水运。相传虞舜遣禹治水，疏九河，建农田沟洫；越王勾践在今绍兴境内筑富中大塘和吴塘；东汉卢文台在金华白沙溪上筑三十六堰，为流域最早的梯级引水工程，至今仍灌溉着金华、兰溪一带农田；东汉会稽太守马臻主持筑堤而成鉴湖，为流域最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灌三十六源之水，灌溉农田九千余顷。

钱塘江河口北岸为太湖平原，南岸为宁绍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土地肥沃、交通便捷，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也是历代王朝财赋主要聚敛之地。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勤劳智慧的钱塘人民，凭借钱塘江独特的地理优势，尤其是河口地区临江濒海的水土之利，经过几千年的不断开拓和辛勤经营，终于已将钱塘江流域发展成为一方繁荣昌盛、富甲天下的宝地。如今，这片地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南翼的宝地，则已成为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沪、杭、甬三大城市环抱之中的一个美丽富饶的“金三角”；并在素有“文化之邦”、“丝绸之府”、“鱼米之乡”之称的盛名下，又博得了一个“旅游胜地”的美誉。

唐代刘禹锡在《浪淘沙》中用“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写出了钱江涌潮的壮观气势。以“一线潮”而被誉为“天下奇观”的钱江大潮，令千百年来无数名人墨客为之倾倒，但其“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的破坏力却又极大。为范束江水海潮，先民们在久远的年代就已开始在钱塘江修筑古海塘。现存较早的记述，有春秋时范蠡围田筑堤、东汉初会稽郡议曹华信募土筑防海大塘等。古海塘正史记载始于唐代，及至明代，明嘉靖年间黄光升在

海盐创筑五纵五横鱼鳞石塘，犹如水上长城，屹立于大江南北。清代更用胶灰拌米法砌筑，桐油石灰麻丝嵌缝，再加铁件联结，成为钱塘江河口抗御涌潮和巨浪的主要塘型。古代劳动人民以其无比的勤劳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海塘建筑的奇迹，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先人求生存发展，修筑海塘，筑塘围涂，造就了经济与文化繁荣的人间天堂，开辟了富庶的天下粮仓。如今的海塘，强调与大自然的协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站在钱塘江边，看到江水浩浩荡荡奔涌而去，我们更深深地感受到新时代脉搏的激烈跳动，更深深地体会到新时代的发展潮流不可阻挡。

观沧桑巨变，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21世纪，杭州正由“西湖时代”向“钱塘江时代”迈进。钱江新城，就是杭州城市新千年发展的龙头工程，引领杭州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的主标志，使杭州的城市格局由“三面云山一面城”演变为“一江春水穿城过”，美丽天堂的大都市梦想、国际化CBD梦想、城市新地标梦想也都将在这里一一实现。钱江新城，已成为杭州城市文化从“精致和谐”走向“大气开放”的奠基性工程。

建筑规划大师沙里宁说过：“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10年来，钱江新城这本已经渐渐打开的书，不仅用高起点规划，描绘城市的美好蓝图，彰显城市的文化品位，用高标准建设，打造世纪精品、传世之作，用高强度投入，创造城市美好的人文环境、生态环境，用高效能管理，营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向世人展示了她的雄姿和抱负；同时也为当前方兴未艾的城市学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宝贵的经验。为此，作为钱江新城的建设者和管理者，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还专门成立了杭州市城市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机构——杭州钱塘江研究院。

杭州市城市学是研究、发掘、整理、保护杭州传统文化和本

土特色文化的综合性新兴学科，钱塘江学是杭州市城市学的重点分支学科之一。为了配合杭州市城市学研究中心开展工作，切实完成各分支机构所承担的“通史+文献集成+丛书+辞典+研究报告”的系列图书编纂任务，杭州钱塘江研究院组织力量，制订规划，启动了《钱塘江全书》的编纂工作，并陆续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钱塘江学涵盖范围很广，囊括了自然、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医卫等领域自古至今的众多研究项目和课题。编纂《钱塘江全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研究、发掘、整理、保护和弘扬钱塘江流域的传统文化和特色文化，不断夯实钱塘江学的学术研究基础，努力将钱塘江学打造成为一座融古汇今的珍贵文化宝库，使钱塘江学这一杭州城市学的重点分支学科，能在推进“软实力提升”战略，推进杭州网络化大都市建设，推进杭州文化名城建设，推进杭州由“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其“存史、释义、资政、育人”的独特作用。

我们深信，随着钱江新城建设事业的更大规模发展和钱塘江学研究成果的不断增多，钱江新城这本已经渐渐打开的书，一定会增添更多精彩的新篇章，一定能书写得更加璀璨辉煌。

郑翰献

2013年1月

(郑翰献，杭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

目 录

一、钱塘江概说

- (一) 钱塘江命名由来 /1
- (二) 钱塘江源自何方 /4
- (三) 江道径流大势 /5
- (四) 入海口“三亹”之变 /6

二、潮汐与钱江潮

- (一) 历代学者对潮汐的探索 /12
- (二) 引潮力对潮汐的解释 /19
- (三) 钱江潮的起源、学科定位及命名 /22
- (四) 钱江潮的形成、特征及成因 /28

三、杭州“观潮”的兴起

- (一) 杭州观潮兴起的原因 /61
- (二) 钱塘(杭州)观潮的兴盛 /100

四、“弄潮”与“弄潮儿”诸论

- (一) “弄潮”一词的产生 /155
- (二) 何为弄潮 /157
- (三) 弄潮曾经存在的种种佐证 /160
- (四) 弄潮的发端 /163
- (五) 弄潮儿族源 /165
- (六) 产生弄潮的社会生活渊源 /167

五、向被忽视的曹娥江口“弄潮”

- (一) 上虞曹娥江口弄潮的古史记载 /176
- (二) 古代曹娥江口弄潮的条件 /178
- (三) 曹娥江口弄潮的兴衰 /182

六、杭州钱塘江口“弄潮”的兴起和发展

- (一) 弄潮的兴起和习以为俗 /185
- (二) 弄潮的繁盛 /187
- (三) 南宋观潮、弄潮活动的特点 /190

七、杭州钱塘江口“弄潮”的衰落

- (一) 弄潮衰落的时间 /193
- (二) 弄潮衰落的原因 /198

八、“弄潮”的流变

- (一) 抢潮头鱼 /203
- (二) 捞鳗苗 /206

九、“冲浪”初现钱塘江

- (一) 钱塘江冲浪缘起 /207
- (二) 冲浪的定义 /208
- (三) 冲浪运动规则及其与弄潮的异同 /209
- (四) 弄潮当为冲浪先 /219

“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浚流，沉而复起，因复相还。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维。念楼船之苦，涕泣不可止。”^[1]

这震天撼地、泣鬼号神的波涛，就是春秋时代越王勾践所亲身体验的钱江潮，也就是唐代诗人徐凝《观浙江涛》中“钱塘郭里看潮人，直至白头看不足”的天下奇观——钱江潮。

一、钱塘江概说

钱江潮，顾名思义，是钱塘江上的潮汐。

钱塘江不算长，流域面积也不算大。但是钱塘江何以有浙江、潮^[2]河、浙江之称？其究竟源自何方？入海口又在哪里？如此等等，一直迷雾重重，足足困惑了人们千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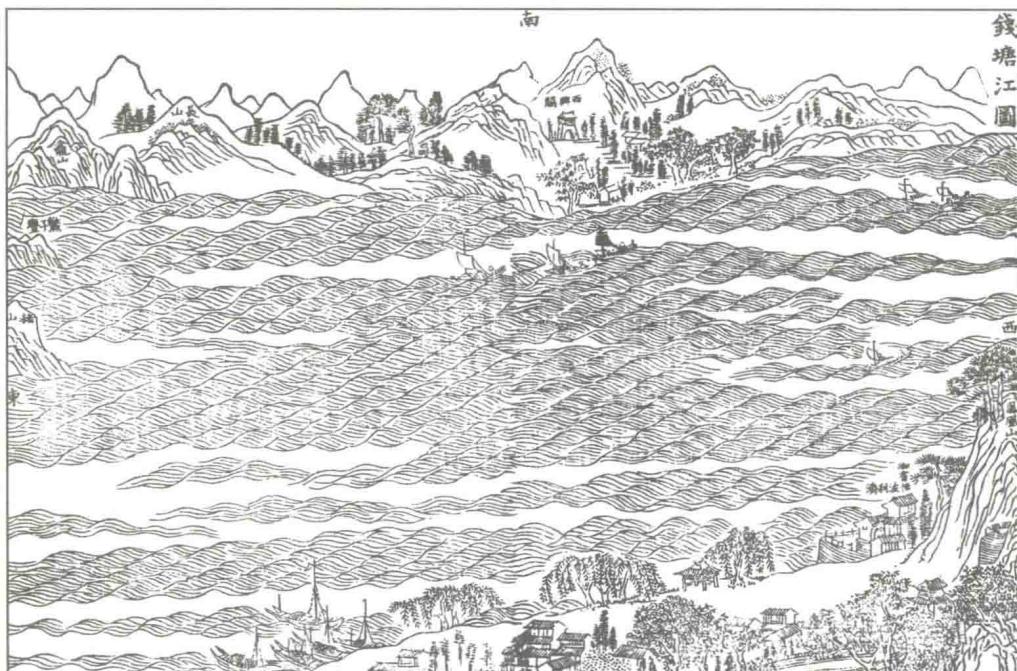
(一) 钱塘江命名由来

钱塘江在古代文献中，或称浙江，或称潮河，或称浙江水。

称“浙江”者，如《山海经》卷八《海内东经》云：“浙江出三天子

[1] [汉]袁康、吴平：《越绝书》卷四《越绝计倪内经》。

[2] 按《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0年版）解释，“潮”为“浙”的异体字，即浙水。本书为说明古时钱塘江有不同称谓，故保留此异体字。



钱塘江图（选自《浙江通志》）

都，在其〔蛮〕东，在闽西北，入海余暨南。”^[1]又如《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云：春秋时，越王“句践与吴战于浙江之上”。再如《史记》卷四一《越王句践世家》云：战国时，楚国“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同书卷六《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于其在位第三十七年（前210）东巡会稽，“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

称“淛河”者，如《庄子·外物》云：“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引文中“制河”即“淛河”。王先谦注云：“制同淛，浙江也。古‘折’、‘制’字通。司马云：今在会稽钱塘。”^[2]

称“浙江水”者，如《汉书·地理志上》载：丹扬郡黝县“浙江水出南蛮夷中，

[1] 《山海经》，学者多认为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其中14篇为战国时代作品，《海内经》4篇则为西汉初年作品。

[2] [清]王先谦：《庄子集解》卷二十六《杂篇·外物》。《庄子》，一般认为其中“内篇”7篇，为战国时哲学家、宋国蒙人庄周所著，而“外篇”、“杂篇”可能掺杂其门人及后世道家作品。王先谦注还云：“厌，饱食。”“若，是也。”

东入海”。又如《水经》云：“浙江水出三天子都，北过余杭，东入于海。”^[1]

上述所举，大多为汉代或汉以后学者所撰文献。但也不能由此而排除先秦、秦朝原生态资料的存在。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2]，深入越地采过风。尤其是《越绝书》，明末田汝成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就说过：“《内经》、《内传》，辞义奥衍，究达天人，明为先秦文字；《外传》猥驳无伦，而《记地》两篇杂以秦汉郡县，殆多后人附益无疑也；《本事》、《篇叙》则又依托《春秋》，引证获麟，归于符应。若何休之徒，为《公羊》之学者，故知是书成非一手，习其可信而略其所疑，亦可以苴揅史氏之阙脱矣。”^[3]明末郭钰甚至因此而指责《越绝书》作者“托隐语以自露，意欲盗名后世，遂尔诡迹前人，乃其文气不类，谁可为欺者？”^[4]是一种抄袭行为。实际上，不妨把《越绝书》看成一部吴、越地区的资料汇编（或者说长编），该书每一篇的内容结构、时间跨度，以及某些条目的存疑（如卷二《越绝外传记吴地传》“湖王湖，当问之”、“丹湖，当问之”；同卷蛇门外大丘、筑塘北山者、胥女大家、蒲姑大家、蒸山南面夏驾大家等所谓“不审名家”）、古地名“今”注等，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作为吴、越地区的资料汇编，收录先秦和秦汉时期包括地名在内的各种原生态资料，此乃本分，理所当然。

有鉴于此，笔者在《浙江省名的由来》一文中曾经说过：“浙江”之名，很可能来自古代越语。浙江一带，自有史以来直到秦汉，都是越人聚居之处。江河之命名，自当出自越人之口。当时中原人亲耳所闻，著述撰文只取译音，所以就有澠、浙、渐等不同写法，其实不过一音之转。我们的先祖即越人之所以把它命名为浙江，必有其意。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史籍阙记，我们今天还无法解释其含义罢了。^[5]

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谭其骧教授在《编写古地名条

[1] 《水经》，其作者史料中历来记载不一。《唐六典·尚书工部》“水部员外郎”条注作汉“桑钦《水经》”，《旧唐书·经籍志》作晋“郭璞撰”；《新唐书·艺文志》作“桑钦《水经》三卷，一作郭璞撰”；清代胡渭认为创自东汉，魏晋人续成，全祖望认为成书于东汉，戴震等人则认为大约于三国时著作。

[2] [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3] [明]贺复徵编：《文章辨体汇选》卷二九一引田汝成《越绝书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明]徐勉之：《郭子式先生校刻书》之《古越书·凡例》，北京图书馆藏明刊本；转引自陈桥驿：《关于〈越绝书〉及其作者》，载《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

[5] 李志庭：《浙江省名的由来》，载《学习与思考》1984年第6期；另见《浙江地名工作通讯》1984年第37期和《浙江地名文汇》1989年第1期。

目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学术报告中，有更精辟的阐述：“它（越语）不是方言，是一个不同民族的语言。我认为浙江保留的越语地名最多，秦汉时候在浙江境内保留的县名，大部分都是越语。当时浙江大部分地方是会稽郡。浙江本身就是越语地名。《山海经》、《史记》里头都有浙江，《吴越春秋》、《越绝书》里头也有浙江。奇怪的是《汉书·地理志》叫浙江，《水经》里头又叫浙江水，注文把这两个分开，把浙江水相当于今天的浙江、钱塘江，把浙江解释成长江的下游，又是在余姚入海的。长江的下游又怎么会在余姚入海的呢？《汉书·地理志》里面有一条叫分水江，说是从安徽贵池（池州）那个地方东南行，到余姚入海。从皖南山地，又到浙东来入海，根本不可能。但是清朝人迷信史籍，有一篇《浙江通考》，说这是两条水，过去搞在一条是错的。直到近代学者王国维写了一篇《浙江考》，他才辨别，古代的浙江就是现在的浙江，就是现代的钱塘江。浙江是长江的下游，没有那么回事。可惜的是浙江是越语，王国维没有指出。实际上因为渐、淛、浙是越语，在译的时候有点出入，如此而已。把浙说成是曲折，也完全是望文生义，靠不住的。”^[1]

上述“浙江”、“淛河”、“浙江水”等名称，随着历史演变，其使用范围也有变化。淛河，宋代如《宋史·河渠志》沿用“淛”字称“淛江”，宋以后已很少见；浙江水，安徽省境内新安江上游有一段至今仍保留“浙江”之名；唯“浙江”之名一直沿用不变，并发展成为行政区域名。

（二）钱塘江源自何方

最早记载钱塘江来自何方（即江源）的，当数《山海经》卷八《海内东经》，文曰：“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蛮〕东，在闽西北，入海余暨南。”该文献紧接着又提到三天子都曰：“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鄣。”^[2]

[1] 谭其骧：《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根据报告记录整理，原载《浙江地名文汇》1989年第1期。

[2] 袁珂：《山海经校注》。按，《太平寰宇记》卷九三《江南东道·杭州》“钱塘县”条下云：“浙江，《山海经》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率东，闽西，入海余暨南。’郭璞注云：‘按《地理志》‘浙江出黝县南率中，东入海’，今之浙江是也。率即歙耳。余暨，县名。’”所引与袁珂《山海经校注》本略有不同。

自此以后，或以歙县之黄山（黟山）为三天子都，以丰乐水（西界河）为钱塘江正源；或以绩溪县东之玉山（三王山、大鄣山）为三天子都，以扬之水（东界河）为正源；或以婺源县北之浙岭为三天子都，以浙溪水为正源；也有以婺源县北、休宁县南之率山为三天子都，以率水为正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南宋淳熙《新安志》综合其说云：“自歙县言者出黟山，自休宁者出率山，自绩溪者出大鄣山，自婺源者出浙山。故黟山与大鄣山皆有三天子都及鄣山之名。”《舆地纪胜》、《方舆胜览》、《明一统志》等，皆承其说。钱塘江究竟源自何方？依然一团迷雾。

1983年5月，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聘请了8位专家作顾问，组建了由省测绘学会、地理学会、水利学会和林学会等14位科技人员组成的钱塘江河源河口考察队。考察队参照国内外公认的河源河口认证标准，于1983年和1985年先后两次对钱塘江河源河口进行全面考察，量算了曾经被认为“河源”的河流长度、流域面积，分析了有关资料。通过对河源长度、源头离河口远近、历史习惯、源头高度、源头水量、河流流量、流域面积、流域位置以及河流顺直性等多方面的分析对比，最终确认新安江为钱塘江正源，其上游为率水主源冯村河。兰江为钱塘江的最大支流。^[1]

（三）江道径流大势

钱塘江正源（又称北源）新安江，出自安徽省休宁县六股尖东坡（海拔1350米处），始称冯村河，北流近20千米左汇龙溪后称大源，折东北流约17千米右纳小源后称率水。率水在休宁境内东流折东北流，右纳沂源、新岭水、汊水，在屯溪境内左汇横江后称浙江。浙江东北流21千米至安徽省歙县浦口，左纳练江（新安江最大支流）后遂称新安江（一作自屯溪以下称新安江）。新安江作东南流，左纳棉溪、昌源、大洲源，右纳街源河，于街口附近进入浙江省境。新安江在浙江省境又东南流，在淳安、建德境内左纳云源港、东源港，右纳郁川（郭村溪）、武强溪、凤林港，穿铜官峡谷（新安江水库大坝修建于此），又右纳寿昌溪，于梅城镇东汇合兰江后称富春江。干流长359千米。

钱塘江最大支流（又称南源）兰江源出自安徽省休宁县青芝埭尖北坡（海拔

[1] 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钱塘江河源河口考察报告》，1985年12月通过鉴定。